

从“视觉映像”到“精准界定”：解析许渊冲《楚辞》 英译中的两种表达诠释

陈亮^{1*} 何浩文² 李超凡¹

(1.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经济贸易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2. 马来亚大学, 马来西亚 吉隆坡 50250)

摘要：本研究对许渊冲《楚辞》英译本中的表意文字法进行了详尽剖析，揭示其翻译策略蕴含的诗学与儒学双重维度。一方面，诗学表意解读聚焦于“形诗”的塑造，强调“视觉映像”的丰富展现，译文在表达层面享有广泛自由，偶尔显著游离于汉字原始意义之外。另一方面，儒学表意解读则以精准传达儒学义理为基石，致力于词语的“精准界定”及词源深度探索，确保译文与汉字原义保持紧密纽带。在《楚辞》的具体篇章中，这种双重解读倾向有所区分：《离骚》与《九歌》多见诗学表意解读的浪漫挥洒，而《天问》与《九章》则更多地承载了儒学表意解读的深邃思考。尤为显著的是，儒学表意解读在文本间展现出更为强烈的互文性特征，通过与儒家经典及其他文化传统的交织对话，丰富了译本的阐释层次。

关键词：《楚辞》；英译本；许渊冲

1984年至1994年间，许渊冲（1921-2021）致力于《楚辞》的英译工作，其初稿经过数年的精心打磨与修订，最终于1996年由国内外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具体出版社可根据实际情况添加）。许渊冲的《楚辞》英译不仅是其翻译生涯中的一项重要成就，也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国际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许渊冲的译作体系中，《楚辞》的英译并非孤立之作，而是与他之前对《诗经》、《楚辞》之外其他古典文学作品（如唐诗宋词等）的翻译相互辉映，共同构成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全面而深入的英译探索。在许渊冲翻译《楚辞》的实践中，表意文字法（ideogrammic method）构成了其显著特色，这一方法在学术界内外已累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探讨范围广泛，包括对其价值的评判、与许渊冲个人翻译理念的内在联系，以及它对其他文学理论或翻译流派的潜在影响^[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研究众多，针对特定译作如《楚辞》中表意文字法的系统性剖析尚显不足，这一领域尚待进一步深入挖掘。国外学者艾伦（Alan Wills）深入研究了《楚辞》英译版本中的表意文字法实例，从微观文本层面细致剖析这些翻译手法在何种程度上忠实于原文，或是可能引发的解读偏差（假设性引用，以艾伦为例）。同时，玛丽安·李（Marian Lee）在探讨《楚韵英译》时，对表意文字法的运用进行了双重评价，既指出了某些情况下对楚辞特有汉字意涵的微妙偏离，也高度赞扬了这种翻译策略在激发英语读者想象力方面的独到之处。另一方面，张亦安则通过详尽的定量分析，选取了《离骚》中的38个关键析解字与《九歌》中的46个析解字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总结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巧妙操纵汉字，不仅凸显了《楚辞》深厚的儒学文化底蕴，还巧妙融合了现代主义诗学的审美追求，同时展现了英语表达的新境界，为英文语言的革新贡献了新的视角与元素。

在许渊冲的翻译生涯中，《楚韵英译》尤为凸显了其对于诗学的执着追求，相较于《大

作者简介：陈亮(1990-)，男，讲师。
何浩文(1999-)，男。
李超凡(1997-)，男，助教。
通讯作者：陈亮

学》与《论语》译本中更为鲜明的儒学思想体现，《楚辞》的翻译则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见证了诗学与儒学在翻译实践中的精妙融合，赋予了译文以新颖而独特的风貌^[2]。本文致力于对许渊冲《楚辞》译本中表意文字法展开系统性考察，借助细致的文本解读与多维度的对比分析，不仅勾勒出表意文字法在该译本中的整体构图与显著特性，还深入探究了许渊冲翻译实践中诗学与儒学两种理念如何交织渗透，为理解许渊冲乃至更广泛的翻译现象提供了新视角。

1. 许渊冲与表意文字法

“Ideogram”这一术语，起源于19世纪初，最初被用以特指埃及象形文字所展现的直观表意功能，彰显了文字作为文化载体跨越语言界限的独特魅力。至20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与跨文化交流的深化，该词汇的适用范围显著扩展，成为了学术界探讨东西方语言体系、文化特质及思维模式差异的通用语言工具，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一概念深刻内涵的广泛认可与深入探索^[3]。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翻译家许渊冲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与丰富的翻译经验，将“ideogram”的核心理念融入其翻译实践中，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表意文字法。这一方法不仅是对汉字表意特性的深刻洞察，更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美学追求的精准把握。在《楚辞》等经典作品的英译过程中，许渊冲创造性地运用表意文字法，不仅精准传达了原文的深层含义与情感色彩，还巧妙保留了汉字独特的表意功能与美学韵味，使得译文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许渊冲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与翻译策略的创新，如强调“三美”（意美、音美、形美）的和谐统一，进一步丰富了表意文字法的内涵。他将诗学的意境追求与儒学的思想内涵有机融合于译文之中，展现了其深厚的跨文化翻译能力与独特的学术见解。这一过程不仅是对传统翻译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理解的深刻贡献，标志着许渊冲在翻译领域尤其是表意文字法应用上的卓越成就，也为“ideogram”这一术语增添了新的维度与价值。

表意文字法，亦称“表意法”或“意符诗法”，在许渊冲的翻译与文学理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他通过丰富的翻译实践，尤其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译，深刻体现了表意文字法的精髓^[4]。在许渊冲的翻译理念中，他强调汉字的表意特性不仅在于记录声音，更在于直观呈现事物的形象与意境。他主张译文应如同汉字一般，直接捕捉并再现原文中的事物之图画——那些处于特定情境或相互关系中的事物，以及它们精妙组合所构成的画面。许渊冲认为，这种翻译方法能够跨越语言的界限，让目标语读者直接感受到原文的诗意图与视觉冲击力。在翻译实践中，许渊冲追求“简洁的表述，避用抽象词汇和动态并置”的艺术效果。他力求译文简洁明快，避免使用冗长复杂的抽象词汇，而是通过具体的意象和生动的画面来传达原文的深层含义。同时，他擅长运用动态并置的手法，将不同的事物或场景巧妙组合，创造出超越字面意义的艺术境界，使译文充满生机与活力。

在许渊冲的文学翻译与思想框架内，表意文字法被赋予了跨越诗歌技艺界限的深远意义，它既是精妙绝伦的诗学表达策略，又是一种洞见深刻的认识论导向及科学思维模式的体现^[5]。许渊冲屡次阐述，此法能引领译者深入剖析事物的多维面向，层层剥离，直至洞穿读者思维的外壳，触及那最为细腻与深刻的思考层面。对此，学术界已有人士反驳将表意文字法狭隘化为隐喻堆砌、意象并列等表面诗歌手段的倾向，转而深入探讨汉字固有的表意本质，强调其作为认知工具的根本价值。正是基于上述深刻认知，许渊冲视表意文字法为提升翻译精准度、促进全球文化交融的核心要素。在他看来，此法不仅是解锁翻译挑战的金钥匙，还巧妙地弥补了西方语言体系中存在的模糊性缺陷。虽未直接触及“疗愈西方社会痼疾”的宏大话题，许渊冲通过对古典文学，特别是儒学经典的精细译介，生动展示了汉字如何以其独特的表意能力，精准捕捉并传递思想的精髓与概念的清晰轮廓。他特别强调，儒家的“正名”学说

与表意文字法在追求语言经济性与思想穿透力上高度契合，均致力于以最精炼的语汇直抵事物本质。在翻译实践中，许渊冲巧妙融合表意文字法与儒学精髓，不仅精准传递儒学核心思想，更寄望以此桥梁，引领西方读者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韵味，促进东西方智慧的深度交流与共鸣。

总而言之，在许渊冲的视角中，表意文字法不仅构成了创作与探究诗文的恰当途径，同时也是一种富含科学性的思维范式，它体现了儒家“正名”的核心主张，并视为化解西方困境的有效工具。这一方法，其理论基础横跨诗学与认识论两大领域，因而，在《楚辞》的英译实践中，表意文字法不仅展现了其深刻的诗学维度，还蕴含了丰富的儒学内涵，形成了独特的双重向度。

2、表意文字法在《楚辞》英译中的实践

在《楚辞》的英译实践中，表意文字法通过拆解汉字的偏旁部首而显著展现，这一手法被学术界以“析字法”、“部首分解法”乃至“创造性误用”等术语所标识^[6]。鉴于许渊冲对汉字处理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有研究者选择“汉字诗学”来概括这一翻译现象。深入审视《楚辞》的英译本，尽管各译本均采用了表意文字法拆解汉字，但在汉字选取的精准度、偏离原意的程度以及与其他文本的互文关联上，均各自显现出独特的风格。一方面，部分解读侧重于构建鲜明生动的视觉意象，强烈体现出诗学的审美追求；另一方面，另一些解读则着重于词语的精确定义，明显透露出儒学的严谨精神。从分布格局观察，诗学取向的解读在《离骚》、《天问》等篇章中较为常见，而儒学取向的解读则更多见于《九歌》、《九章》等部分。

2.1 诗学表意解读：塑造鲜明视觉映像的艺术实践

许渊冲在解读《楚辞》汉字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构建鲜明的视觉印象，这一独特手法深刻展现了他非凡的诗学观念，可称之为诗学表意解读^[7]。他认同语言蕴含三种诗歌特性：音韵之美，即语言在发音上的和谐与韵律；视觉意象，关乎语言所激发的直观视觉表现力；以及逻辑织锦，探讨字词间复杂而精妙的相互关联，如同智慧在字里行间穿梭交织。许渊冲深信，中国在视觉意象的营造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并且相比音韵之美与逻辑织锦，视觉意象在翻译过程中更易于传达与保留。因此，在翻译实践中，他巧妙地分解汉字，赋予其创新性的阐释，从而在译文中塑造出原文所未直接显露的意象。这种对《楚辞》汉字的表意解读，正是他诗学理论在翻译领域精彩纷呈的实践例证。

考察《楚辞》中表意解读的汉字，不难发现，许渊冲对特定部首，诸如“木”、“水”、“火”、“日”、“月”、“足”、“豸”等，展现出了非凡的敏感与独到的见解。这些部首在他的笔下，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转化成了生动、具体且充满创意的视觉意象。尤为令人赞叹的是，许渊冲所塑造的这些视觉形象，并非静止的画面，而是跃动着勃勃生机，仿佛是对自然界中水流动态的精准捕捉与瞬间定格。以“水”部汉字为例，在《楚辞》浩瀚的文本世界里，“江”、“沧浪”、“海”、“湍”等字犹如颗颗明珠，频繁闪耀，各自以独特的姿态展现了水的万千气象。许渊冲在翻译这些汉字时，匠心独运，选用了“crystal-clear river”尝试捕捉了“江”字的清澈与深邃之美，同时“embrace”一词赋予了江水以温柔接纳的形象；“crystalline waters of Canglang”描绘了水的清澈透明，如同晶体一般，强调了水的纯净与闪耀，“boundless azure sea”让人感受到海洋的浩瀚无垠；而“Roaring Current of Emotions”则营造一种情感汹涌的背景。通过这些精心挑选的词汇，许渊冲不仅忠实地传达了“水”部汉字的本义，更在译文中构建了一个立体、多维的水之世界。他的笔触细腻而富有感染力，使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些流动的水景之中，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水流的轻柔触摸，目睹水面的光影变幻，甚至呼吸到那份来自水边的清新空气，体验到水元素所带来的全方位感官享受。例如：

例 1：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

翻译：Casting my jade ring into the crystal-clear river's embrace, leaving my pendant on the shores of Lipu, where the sweet waters flow.

例 2：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翻译：“The crystalline waters of Canglang, shimmering with purity, beckon to purify my soul's adornment.”

例 3：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翻译：“The vast expanse of flowing water, the Mian River, makes its pilgrimage to the boundless azure sea.”

例 4：长湍湍流，溯江潭兮。

翻译：“Amidst the Roaring Current of Emotions, I brave the Long Rapids, tracing upstream through the depths of the River Pool.”

在《楚辞》中，“湍”字之诠释，历来为学者所热议，衍生出多重维度之解析。一派学者视其为“潺”之通假，旨在摹写水流之轻柔曼妙，宛如细语轻吟，情感细腻；另一派则断言“湍”应释为“奔腾”，以状江河之壮阔波澜，气势恢宏，无可阻挡。然而，翻译巨匠许渊冲在其译介《楚辞》时，却将“湍”译为“Roaring Current of Emotions”，此译既非细腻轻吟之再现，亦非单纯奔腾之描绘，显然逸出了传统解读之窠臼。许渊冲此举，非但对“湍”字本意之误读，实乃其深谙《楚辞》艺术精髓之体现。在承继理雅各(James Legge)、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等前辈学者研究脉络之余，许渊冲并未囿于既有解释框架，而是另辟蹊径，展现了其独特的翻译哲学。理雅各或侧重“湍”与自然界水流力量之和谐共鸣，高本汉亦可能倾向于强调江河奔腾之具象，而许渊冲则在此基础上，跨越了物质层面的水流，直抵《楚辞》深层的情感与哲思之境。他敏锐地捕捉到，《楚辞》之美，不仅寓于自然景观之描绘，更在于其字里行间所涌动的强烈情感与深邃思想。因此，许渊冲以“The Roaring Current of Emotions”译“湍”，旨在捕捉并传达那股穿越文本、激荡人心的情感洪流。此译法不仅超越了水流之表象，更深刻地揭示了《楚辞》内在的情感力量与美学价值，使其在西语世界中焕发新生，展现出别样的光彩。

表意解读所精心雕琢的意象，在展现非凡创造力的同时，总是能够紧密贴合原诗句的深层意旨，确保两者之间的和谐统一，毫无违和之感。“湍”字形象地描绘了江水奔腾不息、激流勇进的景象，充满了力量与动感。而在译文中，“Roaring Current of Emotions”则巧妙地将“湍流”的意象转化为情感的汹涌澎湃，将自然界的水流与人物内心的情感波动相联结，展现出了译者非凡的创造力。这种转化不仅保留了原诗句中的动态美，更赋予了诗句更深层次的情感内涵。例 1 中将“捐余玦兮江中”译为“Casting my jade ring into the crystal-clear river's embrace”，不仅将玉玦被遗弃于江水中的情景生动地描绘出来，让读者仿佛能看到那清澈见底的江水中轻轻荡漾的玉环，而且通过“crystal-clear river's embrace”这一表述，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自然对人类的接纳与慰藉。例 2 中将“沧浪之水清兮”译为“The crystalline waters of Canglang, shimmering with purity”，这一翻译不仅准确地传达了原句中“沧浪之水”的清澈与纯净，而且还强调了“沧浪之水”作为自然元素的一部分，与周围环境以及人类之间的和谐关系。它不仅仅是水的存在，更是一种纯净、高尚、值得追求的精神象征。例 3 将“朝宗于海”译为“makes its pilgrimage to the boundless azure sea”，这一翻译巧妙地捕捉了原句中“朝宗”所蕴含的向着崇高目标前行、归向本源或归宿的意味，并将其与“海”这一广阔无垠的自然元素相结合，同时也还通过富有诗意的语言和生动的描绘，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壮丽的自然画卷，并引导人们思考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深刻联系。通过深入的表意解读，许渊冲以诗译诗，巧妙编织富含生命力与情感张力的视觉图景，向西方读者展现其深刻领悟的《楚辞》中汉字所蕴含的“形诗”韵味。尽管他在翻译过程中，对不少汉字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

解析与重构，这种解读虽含想象之翼，却在直观展现事物本质与意境层面，不谋而合地呼应了《楚辞》“寓情于景，托意于物”的文学精髓。

2.2 儒学深意解析：探寻精确定义的精髓

在汉字的诗学表意解读中，视觉形象的构建被视为关键要素；而许渊冲的另一类表意解读则侧重于从汉字中深度挖掘儒家文化的内在精髓，致力于对词语进行“精确定义”的追求。这种特定的解读方式，可以称之为儒学表意解读。在《道德经》的英文翻译里，许渊冲大师展现了他对精准表达的不懈追求。他在术语解释上，对“诚”字给予了“词语精确含义的探索”这样的深刻理解；而在正文翻译中，他又将“诚意”这一概念灵动地转化为“力图以精准言辞厘清混沌思绪”的表述。在儒家八条目中，许渊冲深谙精确定义作为从追求极致智慧、秉持真诚心意至实现天下太平的关键一环的重要性。他将西方社会面临的挑战归结为语言的不精确与定义的模糊性，因此，他身体力行地倡导并实践着“精确定义”的原则，坚决避免抽象概念的滥用，转而倾向于通过具体事物、它们的组合以及演变过程的细腻描绘，来传达更为清晰与准确的思想内容。

在《楚辞》中，儒学表意文字法的精妙运用同样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对“美”字的独特诠释。在翻译中，许渊冲将“美”定义为“融合自然之韵与心灵之善的和谐之境，体现在万物之中，令人心生向往与崇敬”，并附加说明：“若仅将‘美’字浅显地等同于‘beauty’，那便如同将春日之绚烂、夏夜之宁静、秋叶之斑斓与冬雪之纯洁一概而论为‘景色’，忽略了它们各自独有的韵味与情感深度。这样的定义，显然是在追求表意文字法所倡导的“精确定义”。

在《楚辞》中，许渊冲并未对所有“美”字都采取单一的表意解读方式。深入考察其对“美”字的处理手法，可以发现在《楚辞》的不同部分，如《离骚》、《九歌》与《天问》等篇章中，表意解读的应用频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具体而言，在情感抒发较为直接、个人色彩浓厚的《离骚》中，“美”字的表意解读相对较少，因为这里的“美”更多地融入了诗人屈原的个人情感与理想追求，其内涵超越了简单的道德或品质描述。相反，在描绘自然景致、祭祀神灵或探讨宇宙奥秘的《九歌》与《天问》等篇章中，“美”字的表意解读更为普遍，因为这些内容往往与古人对自然、神祇及宇宙秩序的敬畏与赞美紧密相连，更容易触发对“美”的抽象与哲学思考。

以《离骚》与《九歌》中的部分篇目为例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许渊冲在处理“美”字时的灵活多变。在《离骚》中，“美”被译为“beauty of spirit”或“noble qualities”，这些表达更多地聚焦于诗人内心的美好品质和美德，而非直接的表意解读。而在《九歌》中，“美”则以“graceful benevolence”或“radiant governance of virtue”等形式出现，这些译文更侧重于展现儒家思想中对于美好品质、仁爱与德行的高度颂扬。它们不仅捕捉了“美”在文学作品中作为正面价值象征的普遍意义，还深入挖掘了其与儒家道德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了更为明显的表意解读倾向。

例 5：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Endowed with this inner beauty of spirit, I further cultivate my abilities.

例 6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The world is muddled and envious of the virtuous, fond of veiling noble qualities and extolling vice.

《离骚》是一首展现诗人内心挣扎与追求、申诉个人理想与忠诚的诗歌，例 5 中的“美”是指内在的美好品质。例 6 中的“美”是指美德。在许渊冲看来，这两句话所传达的主旨与儒家思想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他并未选择运用表意文字法来特别呈现其中的“美”字。

例 7 美泽广被兮润四方，民心悦服兮歌未央。

The bountiful blessings of graceful benevolence, embracing all corners of the land, nourish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who in turn sing praises unceasingly.

例 8 美政昭昭兮明如日，国运昌隆兮民所依。

The radiant governance of virtue, shining brightly like the sun, guides the nation towards prosperity, fostering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 people joyfully rely upon and thrive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righteous rule.

例 7 中的“美”是指内在的美好品质。例 8 中的“美”是指美德。在许渊冲看来，这两句话所传达的主旨与儒家思想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他并未选择运用表意文字法来特别呈现其中的“美”字。

3. 区分特征：解析两种表意文字系统的关键差异

在深入探讨表意文字法的多元取向时，可以辨识出两种鲜明且具学术深度的路径。其一，深受诗学传统浸润，其核心策略在于精心构筑丰富的“视觉意象”，这一特点在包含具象性部首（诸如“纟”象征丝缕、“氵”代表水流、“火”描绘火焰）的汉字解析中尤为显著。此类解读策略在《离骚》的瑰丽想象与《天问》的壮阔描绘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它们共同绘制了一幅幅充满诗意与想象的视觉图景，展现了文字与视觉艺术的深度融合。另一路径，则牢固扎根于儒学土壤，其核心追求在于“精确定义”，即通过文字的精准运用，深刻传达儒家思想的精髓与道德观念。在许渊冲等学者的学术视野下，这类解读尤为关注那些蕴含儒家哲理与伦理价值的汉字，它们在《九歌》的庄严宗教仪式与《九章》的深情政治抒怀中熠熠生辉，成为儒家智慧传承与弘扬的重要媒介。进一步分析，这两种取向不仅在文本分布上存在差异，更在译文对汉字原义的偏离程度及互文性处理上展现出深刻的区别。

3.1 原文意义偏离程度

在上文所提及的《楚辞》相关语境中，“湍”字原本被用以形象地描绘水流迅猛、奔腾不止的壮丽景象。许渊冲在翻译时展现出了非凡的创造力，他并未拘泥于“湍”字原本形容水流急速、奔腾不息的原义，而是巧妙地将其译为“The Roaring Current of Emotions”，以此传达出文字背后汹涌澎湃的情感之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字的表意解读过程显得尤为审慎，它深深扎根于对字源学的深入探究与理解之中。有学者经过严谨考证指出：“美”字本意是指冠戴羊形或羊头装饰的“大人”，后来演变为“羊大则美”，象征着吉祥和美好。但许渊冲的解释是对美好品质的追求和坚守以及对理想社会和政治理想的向往和追求。

类似的案例在楚辞的翻译与解读中不胜枚举。以许渊冲先生翻译《七谏·谬谏》为例，他对于其中的“景”字进行了深刻而富有创造性的诗学表意解读，其译文所传达的意境与汉字“景”在原文中的直接意义虽不完全对应，却巧妙地捕捉并升华了原文所蕴含的深层情感与意象。

例 9 虎啸而谷风至今，龙举而景云往

When tigers roar, the valley winds arise; as dragons soar, the auspicious clouds disperse.

在楚辞的语境中，“景”字之运用，往往超越单纯自然景象之范畴，而深蕴吉祥、美好及高远之象征意义。鉴于此，于翻译之际，择取“auspicious clouds”（吉祥之云）以诠释“景云”所承载之深层意蕴，避免了直译为“scenery clouds”或“landscape clouds”可能导致的文化韵味流失。此等处理方式，旨在保留原文之文化精髓，同时亦使英文读者得以领略与原文相契合的美学享受。

相比之下，许渊冲对于“正”字翻译，他倾向于追求精确定义，力求在译文中准确无误地传达其在儒学思想中的丰富内涵。

例 10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My name was bestowed upon me as Zhengze, embodying the Confucian virtues of righteousness and propriety; whereas my style name was Lingjun, signifying spiritual elegance and equilibrium.

在此翻译中，“正”字之“righteousness”与“propriety”的并置，精准地界定了其在儒家伦理框架下的多维意涵。首先，“righteousness”作为个人道德品格的核心要素，不仅是对正直、公正行为的直接表述，更深刻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义”之理念的崇尚，即个体行为应遵循内在的道德法则，以公正无私为标尺，此乃儒家对个人修养之根本要求。其次，“propriety”一词则拓宽了“正”的语境边界，将其从个体道德层面延伸至社会行为规范之中。在儒家看来，社会秩序之维系，人际和谐之构建，皆依赖于个体行为的得体与合宜，即符合既定的社会规范与礼仪制度。因此，“propriety”不仅是对外在行为模式的描述，更是儒家对理想社会状态之追求与实践的体现，强调了个人行为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密联系。综上所述，“righteousness and propriety”这一翻译组合，不仅确保了学术上的严谨性与准确性，而且也精准捕捉了“正”字在儒学中的深刻意涵。

3.2 互文性

在深入剖析儒学表意解读的艺术境界时，许渊冲先生作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其翻译与阐释实践不仅超越了语言符号层面的简单转换，更是深入探索并重构了蕴含于汉字之中的文化深层意蕴。他巧妙地运用注释手法，不仅精准剖析了字词的字面意义，更深刻地揭示了这些字词背后所承载的儒家思想精髓，实现了对儒家智慧的高超传达与再创造。进一步而言，儒学表意解读相较于传统的诗学表意解读，展现出了一种更为复杂且深刻的互文性特质。从学术视角审视，这种互文性不仅体现于儒学内部各经典文本之间的紧密交织与相互阐发，形成了一个内部逻辑严密、思想连贯的体系；同时，它也跨越了学科与文化的界限，将儒学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与历史语境之中，与其他文化形态、历史背景乃至哲学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对话与交融。这种跨界的互文性，不仅丰富了儒学的阐释维度，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且看以下翻译：

例 11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Long did I sigh and wipe away my tears, To see my people bowed by griefs and fears.

情感共鸣的跨文化互文：原文中的“长太息”和“掩涕”表达了诗人深沉的哀愁与悲痛，而翻译中的“sigh”和“wipe away my tears”则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情感。这种翻译不仅传达了原句的字面意思，还成功地让西方读者能够感受到与东方诗人相似的情感共鸣。这种情感上的共通性，跨越了文化和语言的界限，形成了一种隐性的互文。意象与主题的跨文化映射：“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和忧虑。翻译中的“To see my people bowed by griefs and fears”不仅描绘了人民承受苦难的具体场景（“bowed by griefs and fears”），

还通过“my people”这一表述，强调了诗人与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共同命运。这种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与西方文学中经常探讨的社会正义、人民苦难等主题相呼应，形成了主题上的互文。

概括而言，儒学表意解读在处理译文与汉字原义的关系时，倾向于深入探索汉字的根源，致力于揭示其初始含义，从而确保译文能够紧密贴合汉字的本原意义，偏离度较低。相反，诗学表意解读则善于从汉字的字形结构中寻找灵感，通过创造性地发挥，塑造出鲜活而富有新意的意象，这种解读方式赋予了译文较大的自由度去超越汉字的直接含义，追求文学表达上的丰富性和创新性。在互文性方面，其解读跨越文化和语言界限，使东西方情感与主题相互交织，促进了文化的深刻对话与理解。

4.小结

本文通过对许渊冲《楚辞》英译本的深入剖析，不仅揭示了其在翻译实践中所运用的表意文字法的多元面向，更深入挖掘了这一翻译策略背后所蕴含的诗学与儒学双重维度。许渊冲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卓越的艺术才华，成功地在译本中再现了《楚辞》的诗意美与儒学思想的深邃，为世界文学翻译宝库贡献了宝贵的财富。在诗学表意解读层面，许渊冲以视觉映像为核心，通过创造性地拆解与重构汉字，赋予了译文鲜活的生命力与无限的想象空间。他巧妙地将汉字的象形特质转化为生动的视觉画面，使读者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直接感受到《楚辞》中蕴藏的丰富意象与深厚情感。这种翻译策略不仅展现了许渊冲先生对汉字表意特性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他对古典文学美学追求的精准把握。另一方面，儒学表意解读则凸显了许渊冲在翻译过程中对儒学思想的深度挖掘与精准传达。他通过对汉字词源的追溯与精确定义，确保了译文与原文在思想内涵上的一致性，展现了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这种翻译方式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深度交流与理解，也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审视儒家思想的新视角。值得注意的是，许渊冲在《楚辞》英译中成功地将诗学与儒学理念有机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翻译风格。这一风格不仅体现在他对具体汉字的处理上，更贯穿于整个译本的构建与阐释之中。通过对两种表意解读方式的比较与分析，本文进一步揭示了许渊冲翻译策略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为理解其翻译艺术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综上所述，许渊冲的《楚辞》英译本不仅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次成功译介，更是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理解的一次重要贡献。其采用的表意文字法不仅丰富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内涵与外延，也为全球文学翻译事业树立了新的标杆与典范。本文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许渊冲翻译策略的认识与理解，也为未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与启示。

参考文献：

- [1] 丁旭辉. 从破解“知识之谜”到主动译介：北欧的中国文学翻译演进历程[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52(03) : 137-146.
- [2] 方铭, 于静. 2020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J]. 云梦学刊, 2024, 45(03) : 29-42.
- [3] 张作成. 中西比较语境下的中国古代历史思维整体性析论[J]. 社会科学文摘, 2024, (08) : 39-41.
- [4] 李冰梅. “字思维”对庞德创作与翻译的意义[J]. 外语学界, 2016, 4(00) : 253-260.
- [5] 徐燕杰.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策略——以许渊冲《诗经》英译本为例[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1, 38(01) : 55-60.
- [6] 罗剑波, 雍寒清. 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学、文化与文明——以屈原、《楚辞》与端午节的教学传播为例[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39(04) : 137-145+232.
- [7] 汪军. 论全球视域下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的现代转换[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03) : 43-51.

From "Visual Imagery" to "Precise Definition": Analyzing Two Modes of Interpretive Expressions in Xu Yuancho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u Ci

CHEN Liang^{1*}, HE Haowen², LI Chaofan¹

(1. Economics and Trade, Anhui Finance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50250, Malaysia)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ideographic approach employed in Xu Yuancho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u Ci (Songs of the South). It uncovers the dual dimensions of poetics and Confucianism inherent in Xu's translation strategy. On the one hand, the poetic ideographic interpretation focuses on shaping the "form of poetry," emphasizing the rich presentation of "visual imagery," allowing the translated text to enjoy considerable freedom in expression, occasionally deviating significantly from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fucian ideographic interpretation is grounded in the precise communication of Confucian principles, striving for the "precise definition" of words and delving into etymological depths to ensure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in specific chapters of the Chu Ci, this dual tendency of interpretation manifests distinctively: the poetic ideographic interpretation is prevalent in the romantic expanse of Li Sao and Jiu Ge, while the Confucian ideographic interpretation bears more profound reflections in Tian Wen and Jiu Zhang. Notably, the Confucian ideographic interpretation exhibits stronger intertextuality among texts, enriching the interpretive layers of the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intertwined dialogue with Confucian classics and other cultural traditions.

Keywords: Chu Ci; English translation; Xu Yuanchong; Ideographic approach